

爲例改知審賢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詮  
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  
矍然卽請郡以便親宰相謂且夕爲學士可少待  
也公不聽遂除蘇州

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  
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一十卷奏  
之上甚喜賜詔曰人大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  
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  
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座右以時省閱並蘇  
內翰  
神道碑

吳牟

文肅公

字長文濰州人舉五經又舉賢良方正事仁宗  
英宗神宗位至參政

始公爲少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

年劉貢父撰墓志

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爲蠹政也及在諫官遂  
專以禁切左右御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詰問從  
誰受公奏書御史擇於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救  
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容之不能罪之可  
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



其耳目也。上立罷不問。

奉使契丹虜中。羣臣為其生加稱號。謁公使入賀。公

自以使事有職。實無預也。不為往虜。主畏其字義

甚重之。故不敢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神宗間。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為陰。曾

公曰。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表狄者中國之陰。

皆宜戒之。上問公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韓魏公嘗云。莫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

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安石心強性狠。

不可大用。後果如所言。別錄

張方平 文定公

字安道。宋城人。中茂材異等。及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以太子少

師致仕。

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常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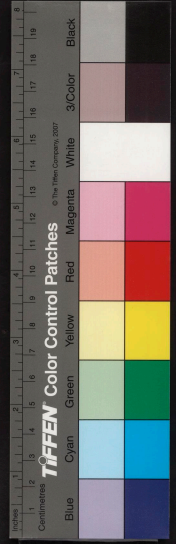
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

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

天下奇才也。共薦之。

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慢書。求

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謹絕。以激使其眾。公以謂。朝



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屬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英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一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計用兵。

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元昊叛。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箭手爲宜。殺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所刺兵二十餘萬人。皆市人不可用。宣殺驕甚。所至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

元昊叛。陝西四路置帥。夏竦爲總帥。居長安。不臨邊。公爲諫官。言竦端坐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



皆不問有總帥之名無總帥之實乞據四路敗事  
示加以責罰而罷總帥使四路帥臣自任戰守之計

從之

龍川志

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亦因  
敝不得休息耕牧虜中疋布至十餘元元昊欲自  
致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  
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  
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勅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  
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  
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

乏拱手曰公之言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  
開諭如公意明年十月始請降

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

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

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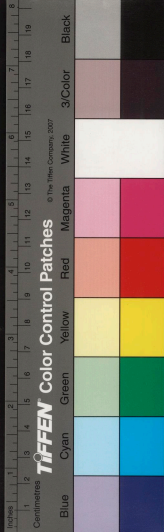
父老避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

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仁宗大悟

自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

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

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



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  
過其下必稽首流涕臣民此也其宗人喜命公  
自陝右用兵公私囚之公言自祥符已來萬事情弛  
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  
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  
干切太商奸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  
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且比年以來朝  
廷頗用輕儉之人布之言路遠道干譽利口爲賢  
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吏胥僮僕皆可構危其  
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

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  
布心腹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並募誌

張公安道嘗爲予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  
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  
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  
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旣以官之不患其  
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  
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  
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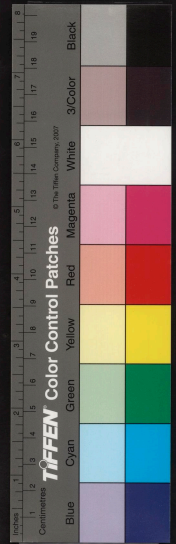


九

鏡之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搖。廟堂之深。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奇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俗。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為政。鄭公入參政。多致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士以謙虛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

二。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為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若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申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重輕。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遠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秘。專任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至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

卷二 宋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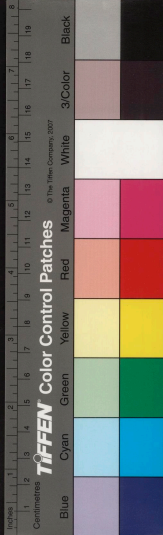


公得其一不得其二也龍川志

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中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發陝西步騎戍蜀兵杖絡繹於道詔促公行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里安能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中部川曰寇來我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中部川之澤

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予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蜀人至今紀之

知秦州時亮詐方驕僭閱士馬築堡葺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





英宗不豫召公賜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

皇太子公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

上力疾書以付公墓誌

上將召用介甫公言安石言偽而辨行偽而堅用之

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龍圖

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卒欲以豐財而強兵

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

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其其言

曰能少留乎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

延和殿賜坐問祖宗御戎之策執長公曰太祖不勤

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剌皆因

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

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

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

而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賊無不

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

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還取幽薊自

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

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

不意主筆  
意中勝筆



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華可謂盛德大業矣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監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並誌

故事歲賜契丹金緡服器召一府觀焉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太

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談叢

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北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

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老師費財無功而退則社稷之福也

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論用兵起獄尤



為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  
矣上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並誌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闕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胡宿 又恭公

公諱字武平常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官至樞

密副使

全具美節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  
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  
職公知制誥封還詞頭不置制論曰衛士之變蹤  
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



為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  
矣上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並誌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闕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胡宿 又恭公

公諱字武平常州人進士第事仁宗英宗官至樞

密副使

全具美節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

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

職公知制誥封還詞頭不置制論曰衛士之變蹤

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



命遂止

歐公撰墓誌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人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是其言至公行之同公謂廉恥之責當先士人功舊之難宜厚武士邊防偏裨京師將校年七十者眾其間曾經行陣立功伐日下令悉令告老沮立功之心解守邊之體非所以爲國養恩也時包拯建此議屢以詞氣折公公論不可奪朝廷卒從公議

胡宗愈撰行狀

皇祐新樂成議者多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禮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

公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太火主於商立國



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  
修火祀。事卜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  
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  
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其宮陰  
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  
未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且位在乾。  
今西北一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  
盜起於河朔。明年土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  
視京師爲東北。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全  
坑多聚民以擊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縣官

入金歲。幾何。小舟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  
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二  
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  
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卽言宜用迭  
配如初。

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一人。

一人者。監院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  
失。不足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  
此人小累才足。循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卽遂除  
詳議官。同列退。諫公曰。詳議欲得人。公苦欲曰。上

必先印。則既  
不。其。且。其  
其人。如。其  
後言。凡。不。但。



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王，今白首矣，不忍緣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有如此。

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軌一人，四入亂意，乃息。委公置獄。治三司吏，不時可度。三司使護吏不肖，道公曰：涇卒悖慢，試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六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陛下方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

此言出下事  
秘錄似錄為  
王安石變亂  
防者大約老  
成言計久乃  
成言

矣。拯懼，立遣吏就獄。嘉祐六年，拜樞密副使。羣臣方更張廢事，以革弊。公獨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符夷狄者，謹為備而已。若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

並識

論立字而入心矣。夫祖宗

上命，公為青詞，薦諸陵山川以求儲嗣。公上疏，仁宗謂漢文帝二年有司請早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主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



朕何爲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憲太后遺言捨魏  
王而立太宗其神武英斷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  
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  
宗室之賢者立之則儲位定而人心安矣仁宗感  
悟遂罷祈禱行狀  
客有造公者具公服黼版而忘記不易謂公與之對  
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呂氏家塾記  
公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修身俟時毋  
爲造物者所嘔燕談

蔡襄

字君謨興化軍人。中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官  
至端明殿學士。

范仲淹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尹洙請與同貶。歐  
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公作四賢一不  
肖詩以紀其事。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  
也。其詩播于都下。士人爭寫之。鬻書者市一頰。獲  
厚利。政要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公以詩賀之。曰。御  
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  
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謀裨帝右。直須風采



止爲世人看  
得點前功各  
重不計久遠  
朕深爲惜此  
語可以振起  
天機

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者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記聞

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才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欽不敢撓法于正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竦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厥公奏基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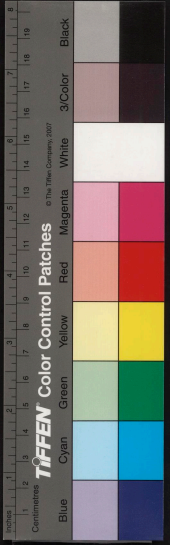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

官公封還制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基誌

陳執中參政公與孫甫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不聽因求出知福州記聞

公爲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禮賢勸學除其甚弊往時闕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教授學者至數百人公親至

公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書與自對不妄爲人書





公為文章清邁粹美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  
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  
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曰  
公此待詔職也並墓誌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  
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談朝

王素 蘇敏公

字仲儀以父旦遺恩補官召試賜同進士出身  
事仁宗官至端明殿學士以工部尚書致仕

仁宗方留情政事思聞得失親除諫官而歐余王蔡

相次進用公嘗言禮部取士不詢來行實顧又辭  
浸患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  
術稍近三代舉選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  
名之費數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三歲所入其用

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  
大賞查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  
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縢以佐邊費一官爵以賞戰  
勞其議為公止仁宗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太  
臣所以興治革弊之方公又疏時政姑息十餘事

皆人所難言者王禹玉  
推舉誌



仁宗問公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惟宦官  
官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間曰惟富  
弼乎公下拜曰陛下得入矣既出大廷相富公士  
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  
於夢卜矣開見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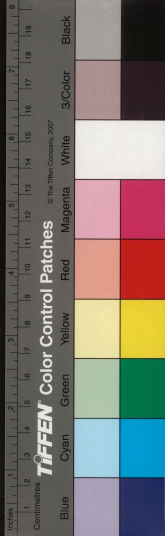
慶曆中京師旱公爲諫官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  
月三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然是日  
必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  
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白禱醴泉觀  
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懼暑不遠出耶帝每

題一陸若  
臣多矣

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賞禱西太乙宮公  
曰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  
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但百姓瞻望清  
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召公以  
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回  
望西太乙宮上有雲氣如香爐以起少時雷電雨  
甚至帝却道過輦御平輦撤蓋還宮又明日召公  
對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卽殿廷雨立  
公拜焚生龍腦香廿七斤至中夜舉體盡濕公曰陛  
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足以致疾亦當慎帝曰念

卷四

宋後集



王德用

不雨。然自以身為犧牲。何慎也。

公言。王德用進女。且事帝。初詰以官禁事。何從知。公  
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且之子。有世舊。豈  
他人比。德用貫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  
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事帝。即命官。臣賜王德  
用所進女。且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詔奏帝泣  
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  
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  
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聞見後錄

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之費。前

王人勿勿上

後且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益加困。而不能勝。公  
為一切裁約之。鐵錢惟行於兩川。歲加鑄。不止。故  
錢輕貨重。商旅不行。公為罷鑄。十年而物價以平。  
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救。民得無流徙。詔適下。而  
公奏至。公為政。任便人情。蜀人錄公所行為王公  
異斷。墓誌

公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臺。風力愈勁。嘗與同

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眾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  
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且公為獨擊。鶴

名賢  
詩話



劉敞

字原父吉州臨江人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

官至集賢學士

直集賢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  
以為王事莫重於樂今才學滿朝辨論有餘足以  
增朝廷之光而顧使君趙談者居間臣恐為表益  
笑也差合人敬  
撰行狀

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公奏請棄之謂假令新城足  
以蔽秦州長無羌城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  
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雖傾國守之可也今

何所重重而糜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劭多事財用匱竭矣行狀

判考功夏竦薨賜諡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  
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始可以止矣歐公撰

知制誥陳丞相以修注未月為高上曰此豈許官資日月邪公謝曰未又面諭曰外間事有不使當一語朕也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問禮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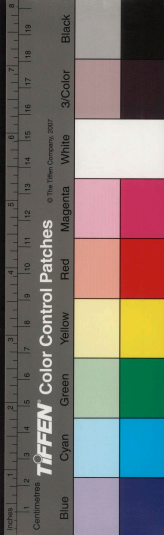


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事吳充謫罰禮  
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謂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  
寮同庶府苟且已甚稍激厲振作未知如何而充以  
此得罪豈不傷事害政請追止前命已而修起居  
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謂公曰吳充  
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令  
容耶公奏言自占惟有公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  
竄謫臣下今則不然上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  
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  
必且感動除陽有風霧日食地震之變居五日地

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雪後累日昏霾太陽色昏濁  
畧皆如公言公又勸上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  
法令不行以消災變上深納之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之分正  
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  
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  
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  
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奸幸之心上悟頗篤修  
等並行狀

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



名臣言行錄 卷四  
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尊制其命遂止。恭誌

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東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示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駃也為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

洽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附之而民大和及至鄆月餘境內政清盜賊屏息先是西路久旱鄆尤多蝗公入境而雨至刈數日蝗即出境亡去是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示其恬退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下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角亦讓公以為此皆被僞求名要上惑衆其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以故事舊典為準

是歲將親大禘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



不稱當公作  
地記其指

景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觀之曰陛下自寶元  
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一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  
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  
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  
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下吏  
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  
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邪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  
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聽武神聖孝德盡善極美復  
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  
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殺獄訟繁多盜

宋賊羣起水旱繼作四夷雖定亦本以重恩厚利  
羈縻之非畏威於義者也夫可謂至治然則讓而  
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善以當天  
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矜揚光輝  
而反累一十年昭升之美章凡四十一不得公奏  
顧待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  
是作時札

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  
陰陽卜筮醫藥天文文墨皆究知昔齊太乙宮與內  
弟王欽臣後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



吾觀之當有與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步樂使

入繼大統遂登大位並行樂

公樂聞聲不覺不覺不覺不覺不覺

公樂聞聲不覺不覺不覺不覺不覺

公樂聞聲不覺不覺不覺不覺不覺

公樂聞聲不覺不覺不覺不覺不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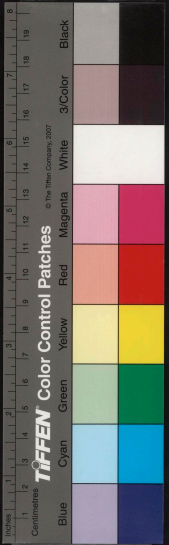
公樂聞聲不覺不覺不覺不覺不覺

公樂聞聲不覺不覺不覺不覺不覺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四

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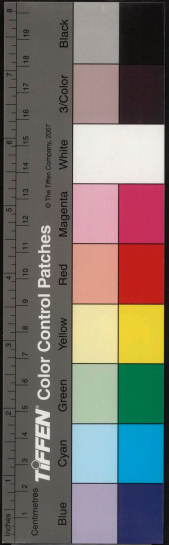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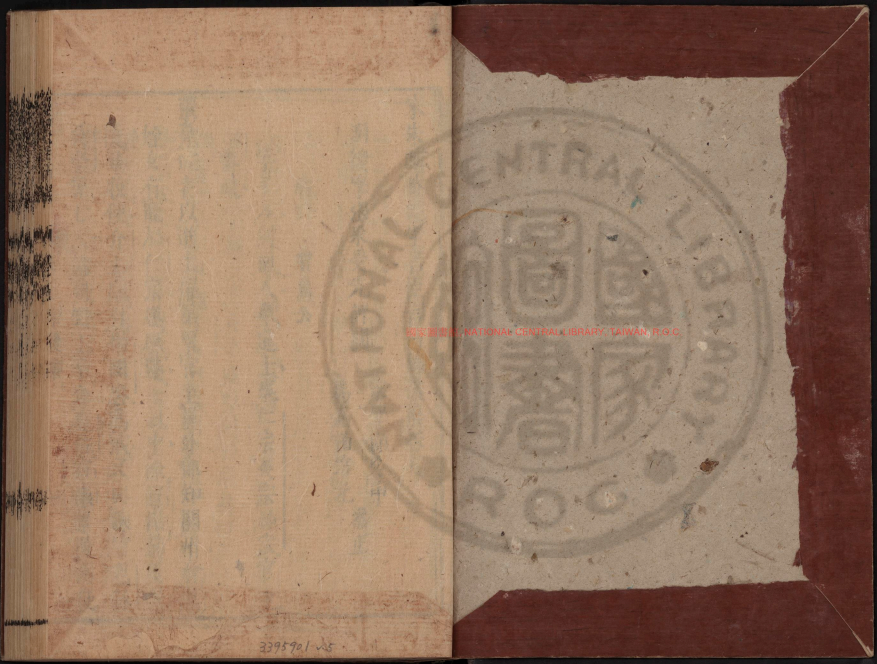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01-2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五

朔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唐介 質肅公

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真仁宗英宗神宗官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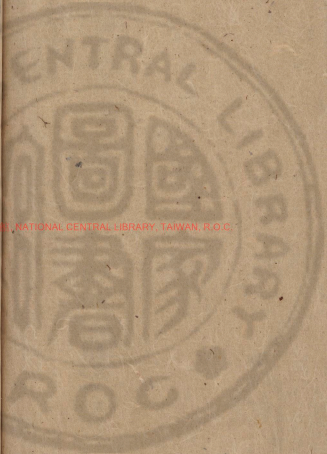
參政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員外郎知開州會其

姪女有寵於仁宗遂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

陵羣牧使介上疏引楊國忠為戒又與諫官包拯

吳奎等七人論劾殿上奪堯佐宣徽景陵兩使



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公又獨異之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燿籠錦媚貴妃而致相位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吳奎觀望挾奸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弼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隸隸不避不避急任急任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自宜宜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副梁適此介上殿介諫愈切仁宗大怒王

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卽進曰介誠有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秦州別駕翊曰改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出吳奎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臣惟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和羹器帝怪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村芥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伺寢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





者上亦怪問她曰彥博以陛下養老故有此獻上

終不樂或云潞公夫人遺死公不知也聞見錄

又晁以道云介貶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于便殿

潭州巨賈私藏蚌胎為蕭史所獲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

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潘山野錄

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

就職言事無避如前劉忠肅錄

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請還公路

時潞公再當國亦言介頗為御史所言亦中臣病而責大重願如中復言召之劉忠肅錄

至和後仁宗臨朝淵默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治願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

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延孫沔呂溱後從深宗責必行則衆情矣論宮禁于巧恩澤其命不出中

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茲赦後言冗數罷祈禳之不經者又言士節弗立願委大臣進

敦厚忠朴之士。稍抑聚斂文法。以消刻薄爭競之風。蔡疏

治平元年召為侍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公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安樂。惟仁治而已。願陛下廣聖德。則為善繼。四海蒙福矣。

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之論者。

拜參政。公自以進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

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覆再三。未嘗阿屈於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於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神道碑

王荆公與公同為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公好為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損易。四姓事于主。此得為純。

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荆公為之變色。筆錄





公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  
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自  
命唯自勉而已野錄

歷寧初富公弼曾公公亮爲相公與趙公抃王荆公  
安石爲參政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  
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  
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穎孱顯之論尤極詆  
訾天下之人皆曰爲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  
以年老引去公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死  
趙少帥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事更改卽聲苦

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再生  
明仲老彥國病了了死閻道苦也筆錄

介爲人簡伉以政言見憚每言事官缺衆皆以介直  
處之神宗以其有直名故卒人用然居政府遭時  
有爲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

孫參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公與災中復爲御史人或  
問曰聞君未嘗與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  
曰昔人恥置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一人  
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  
以輔政唯薦一臺官爲無愧耳筆錄

此天亦能  
識也天下固  
有能言而不  
能行者



此實公之志  
不致其害  
原自回疑

名臣言行錄

卷五

趙抃 清獻公

字閱道衢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  
參政

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  
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  
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蘇中翰贊  
神道碑  
以再越國夫人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  
居里為孝悌處上孫處為作孝子傳

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道權臣京師號公鈇面御史  
其言常欲朝廷刻自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

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  
持愛惜以成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不厭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  
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黜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  
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  
如修者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下詭譎  
專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時名臣賴  
以復安

知睦州睦歲為杭市羊公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  
無茶地公奏蠲之民至今稱焉

名臣言行錄

卷五 宋後集

六



陳升之除樞副公與唐介等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  
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  
乃乞補外

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  
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  
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曰舍大名則郡不服矣  
卽往視之昌朝初不悅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  
不足者徒一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  
人公被責督其事奏言河朔歲豐熟故募不如數  
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

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

爲參政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  
副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  
體有小大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  
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不  
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能責由使者而輕棄禁近  
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  
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

荆公初參政下視廟堂如無入一日爭新法怒目請  
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公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



公臣事危斷  
託以公為法

趙南豐或及  
議于理有  
委難處委而  
料理此所謂  
力大而心細  
也大約經濟  
筆非細心尋  
不得

榜出原戶簡  
不知事理必  
多論後自當  
服因知君上  
憂事不置願  
目前榮來

後

言失矣如臯夔環契之時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成都以成卒為憂朝廷選擇遣大臣為蜀所愛信者

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

上曰道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朕行乎公曰

陛下有言即法也願豈有例哉上大喜

公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往也屏去龜鶴

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

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徙青州因其俗朴厚歸以清淨時山東旱蝗自淄齊

不來及境遇厥退飛隨水而盡

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稟勸  
分而以家資先之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  
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

南豐集 趙  
越州救災議

肥甯中以資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死者十

五六諸州皆榜備路禁增米價聞道獨榜備路令

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集詣越米

價更賤民無飢者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闢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愧

卷五 宋後集





寬侍中守郡幾無事趙清獻再守杭天下剽郡清  
獻從容為之其政本於孝悌然不嚴而肅民不敢  
犯議者謂公治民雖西京所稱循吏不能過也

家壘

記

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熏香九拜手告於天應  
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詳見錄

呂誦

字獻可山惠公之孫登進上第事仁宗英宗神  
宗官至御史中丞

公幼孤自力為學家於洛陽性沉厚不妄交遊洛陽

士人往往不之識 蓋公弊

治平元年孫覺過余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相

謂言小事不足決去就當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  
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誦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

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問王廣淵奸邪不當用其  
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如此類者甚眾凡臺諫官

言入輒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范純仁言  
臺吏亦為之沮蔽每自御史曰其事又訖了也蓋

執政方恃權欲一切以阻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  
職為愧且憤故相約如此覺語余時正月初五六

間也。後數日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至十一元後  
誨等疏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勅告求罷去。家居  
不復供職。而執政方密啓令禁中自定議尊濮王  
爲皇。是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因以勸太后。太  
后有酒所臥閣中。內臣高居簡蘇利涉從上。至太  
后榻前拜。以書封進。太后求所押字。太后酒未  
解。不知書所言何事。遂從之。既而書出。乃太后命  
中書尊濮王爲皇等事。明白遂奉行。太后始知京  
師喧然。下至閭巷。亦以爲不可。太后力爭不已。二  
十二日乃下詔罷濮王稱皇等事。范純仁等欲起

伏職。公曰。稱親猶爲吾從。言不用也。遂以前後所  
上九疏。乞付中書求去。而誨等遂皆緝矣。蓋自至  
和以後。仁宗在位久。熟知人情。與羣臣才性之  
善惡。故雖委事大臣。而聽用臺諫官。廣開言路。使  
耳目無壅蔽。大臣有不法者。輒去之。故任事者雖  
專。亦不能自肆。治平初。英宗卽位多不豫。任事益  
專。始欲快意。因用王疇爲樞副。知制誥錢公輔封  
還詞頭。遂黜公輔爲滁州團練使。知制誥祖無擇  
亦封還詞頭。又罰無擇銅三十斤。而制遂行。是時  
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諫。不留一人。京



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其弊至此然人主猶采物論朝廷正人未盡去公議有所屬言事者斥逐相望而後來者其言愈厲至濮議執政議稱王為考是也遂欲稱王為伯陋矣蓋兩言者各率其私意而不知考據於載籍皆不學之過故各有得失然爭論至於紛紜連年洵洵者蓋由言路不通故如此皆執政自用好勝激之使然也

南豐雜識

公以追尊濮園事擊歐公如曰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分亮者凡十四章具載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公諫臣論以為

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公無得以怨歎抑以歐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公為邪反以歐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為誠言可乎歐公晚著濮議書專與獻可辨獨歸過獻可為甚矣

邵氏後錄

權御史中丞時有侍臣稟官家居者王安石朝野稱其材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居無何稟衆任已厭常為奇多變祖宗法專汲汲歛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



天下蒼生必此人知久居朝堂必無安靜之理上遣使諭解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漢書介甫初參政神考屬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一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公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殿而司馬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選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疾宜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憐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

言邪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迹似傷匆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經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





而縉紳間寔有傳其章疏者往往竊議其太過未幾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百姓騷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歎服以為不可及而公終終茲事出知鄧州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純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

劉諫議集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官人言祖宗時如嬪公主月俸甚微歎其不可及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于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彈章有曰外示朴野中

懷狡詐聞見錄

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祇憚踈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康節曰就臥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愛憤不能忘未嘗不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温公以墓誌温公表之已腹自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温公誌其墓



此石安石  
處

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曰既見其  
遲迫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  
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慕本恐非三家之福  
時小人蔡天申厚賂鑄上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  
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  
獻可忍死謂温公以天下事尚可為當自愛後温  
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  
其言而悲之至温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  
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  
言也

又見  
彭思永

蔡字季長吉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  
至權御史中丞

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資之弊以謂斜封非公  
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初明堂一日有傳教語  
百官皆得遷次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因取一書  
不置滿恩以溢使倖既肆故果然時張堯佐以妃  
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政缺員堯佐朝  
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公抗疏極言至一陛  
下行此輩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

宋史

宋史

卷



人罪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  
 入信宗震怒諫官吳命等為上言其忠上怒解  
 為荆湖北轉運使至部奉罷守令之殘暴疲儒者各  
 人而不州知勸時人畏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  
 為獻公曰良民之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國太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  
 相繼論列者六人皆以罪去公力陳其不可且  
 請召還言事者一人公遂更為疏極論其事英宗  
 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公臣持之甚力故不果並  
 道外生思  
 撰行狀

又伊川先生集代彭中丞奏云濮王生陛下而仁宗  
 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  
 下在廟之嫡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  
 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太  
 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也固非人意所能  
 推移苟亂太倫人理滅矣陛下在廟之子則曰父  
 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  
 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  
 國大王凡百禮數必皆稱情借如既置嗣襲必伸  
 祭生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





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  
矣。大正其百。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欲援公為助。乃曰。公嘗  
言之。公亦謂帷簿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  
亦有以取之。故謗言興。而人以為信。且其首為  
濮園議。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執政以  
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問而  
公奏益急。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  
從來。囚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日重譴。不收廢國  
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國家計

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行來

公年八九歲時。從尚書出官岳州。晨起。將就學舍。得  
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吏得。伺入  
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之。  
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  
於數百金。那吏歎駭而去。

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釵數隻。棲於旅舍。同舉  
者過之。衆請出。釵為訊。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  
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  
有失也。將去。袖中者揖而舉。手釵墜於地。衆服公。



之量

嘗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卽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嘗教其子弟曰吾教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

光鎮 忠文公

宇景仁成 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內翰

公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上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曰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

此中安有未  
殺性與慶各  
全領身入理  
功名處何學  
不知此者

置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歌介簡不免從眾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前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別訖無一言眾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絕

司馬公 作傳

召試學士院詎用采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雖竟連感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寬不可讀為下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憤鬱而公處之晏然不辨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禘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

卷中後集

中以為定制以令賦入之數十之七為經費而儲  
 其二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象宰制國用唐以  
 宰相兼鹽鐵轉運以判戶部度支令中書主民樞  
 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並  
 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  
 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蘇內翰  
 集卷七  
 葬温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  
 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昔聞法吏舞  
 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  
 請罷焚密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

文富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  
 不得闖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  
 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  
 恐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太公也周主既  
 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禁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  
 陛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俟天  
 下心章果上不報因闕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  
 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



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禍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凡見上而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

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貳事。八上春秋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諭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禘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

英宗卽位，中書請道尊濮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宣光之比矣。凡

